

《论语》中的认知隐喻现象研究

陈晖晖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以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理论为基础,对《论语》中的概念隐喻现象进行解析。通过具体语料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认知视角对《论语》的隐喻现象进行研究,有利于提高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对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具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论语》;认知隐喻;中国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X(2018)04-0186-03

一、引言

“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一事物(喻体、他物)来理解、体验另一事物(本体、此物)”^[1]。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 We Live By)从认知角度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2]。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从古至今,隐喻广泛存在于生活之中,特别是文化生活之中。从个体来说,隐喻是一种相对复杂的认知活动。从群体来说,隐喻还包括认知的相互传递、相互激发等内容。这里面主要的内在机理是认知同化、认知顺应的过程,而认知同化与顺应的动力是文化差异。这也是本研究对于隐喻发生原因的认知。

近20年来,关于《论语》隐喻研究大多是从英语翻译方面进行探讨的。有的研究比较系统,如2011年西安工业大学陈伟伟的硕士论文《认知视角下〈论语〉的概念隐喻研究》^[3]、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孟俏的硕士论文《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论语〉中概念隐喻的研究》^[4]。二人以《论语》为语料,依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把从书中搜集的隐喻语料分为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和本体性隐喻,并对其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进行了详尽分析,进而挖掘隐喻的认知机制,探讨儒家的思想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的侧重于文化、哲学方面的解读,如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王银娜的《从认知角度看〈论语〉中的隐喻——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

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5],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许群爱、刘宇红的《对〈论语〉中概念隐喻的文化解读》^[6]。

总体上说,相关研究大多关注隐喻的形式、结构和意义,偏重于外语翻译、教育方面,基本原理主要是基于文化间的差异性和认知与语言的差异性,寻求解决方案。儒家经典著作《论语》既使用了大量隐喻,也有许多关于隐喻(比喻)的研究性言论。近年,学界关于《诗经》《离骚》的隐喻现象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关于《论语》中的隐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认知隐喻理论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解读和研究隐喻提供了一种方式方法。

本研究以古今中外相关研究为基础,更多地注重哲学思辨,从认知视角对《论语》的隐喻现象研究。提出《论语》中隐喻产生的根源属于认知之间的差异和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差异:一是个体之间的差异,如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师生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一是时间的差异,如当时谈到的过去,或者是现在相对于当时,实质上这也是一种认知差异;一是区域之间的差异,比如中西差异,本质上这也是认知差异。因此,总体上说,其实就是广义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隐喻的原动力,比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解释为“举类迥而见义远”^{[7]2482},着眼于解决文化差异下的认知问题。

二、《论语》中的隐喻现象及认知研究

《论语》中大量的隐喻表达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表现了中国人非凡的内涵与睿智。对《论语》中隐喻的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收稿日期:2018-05-10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语文学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421050230086)。

作者简介:陈晖晖(1987-),女,辽宁阜新,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学。

(一)形式、意义的多样性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定原则,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因此,结构形式的分析就成为主要方法。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指一方概念对应着另外一方概念,每方都可以是一个或几个概念。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8]18}“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为源域,是一个结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和“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是另外一个结构,为目标域,源域表达的是不断提升,目标域讲的是品德修养,两个结构对应起来,表达品德修养要坚持不懈,不断提高。而所谓隐喻就是这样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理解。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源域和目标域其实都是由多个结构组成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品德修养进行比较,四道工序的排列,形成映射关系。其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出自《诗经》,本身就是隐喻品德修养,把这个隐喻借用于此处,直接讨论品德修养。

《论语》具有多重意义。“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8]211}。孔子认为,《诗经》具有讽喻政治的教化作用,因此具有政治隐喻性;《诗经》可以让人多学知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都能用得上。这也是孔子为什么要让人学《诗》的原因。

《论语》中隐喻形式、意义的多样性是孔子思想精深丰富的表现,可以指导我们的正确认知,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

(二)映射的广泛性

《论语》中隐喻的源域非常广泛。仅关于物的源域,如包括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任何有形和无形(如各种行为、性状)的物体,可谓俯拾皆是。而目标域,则指向品德、学识、政治、历史、哲学及各种主张。有些时候同一源域却指向不同的目标域。

比如“器”,子曰:“君子不器。”^{[8]13}这里只是指专门人才。如果从讨论君子标准方面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兼备各种才能;如果从用人的角度来说,是指不能只看其一面或只看到其一长处。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8]40}瑚璉,祭祀用的器皿。这个评价内涵很丰富。祭器是非常高贵的,而孔子又说

过“君子不器”,这里又指出子贡的局限。

另外,《论语》中的“器”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9]186}后句即是“器”的目标域,即“仁”。子贡问“为仁”,孔子如是回答,先用一个隐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再揭示隐喻的意义:“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里的“器”由“工具”指向另外的意义——品德修养,即“仁”,“利其器”就是“提升仁的水平”。

一个概念,可以隐喻不同的对象,而往往一个被隐喻的目标同时含有多重含义,《论语》中“君子”出现了108次,意义各不相同(或大同小异)。正如钱钟书所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子立应多,守常处变。”^{[9]39}

映射的广泛性表现了视野的广阔与思维的灵动,也表现出认知的动态性。

(三)认知的多样性

多个源域共同映射同一个目标域的隐喻构造方法在《论语》中也有广泛体现。比如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全篇之中出现过109次,有的直接概述,有的用隐喻,角度、方法、内涵各不相同。许多源域指向同一目标域,而同一目标域又具有多重意义。试看下面几例:

①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8]208}

②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8]230}

③子曰:“刚、毅、木、讷近仁。”^{[8]158}

④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8]2}

①②③正面说明什么是“仁”,都是从个人品德才能讲的,但各不相同。④从反面讲,“巧言”与“木讷”大致对应,其他都不对应。而其他词语容易理解,可是“木、讷”怎么会成为优良品德了呢?与“巧言令色”对应,这里是讲究辩证法的,大德藏于讷。孔子还有许多各不相同的类似说法。

仁、义、礼、智、信,“仁”列于首位,是孔子的最高道德的准则。他所认为的所有优良品德汇聚于一体,核心内容是“爱人”,而具体的爱,又有许多种具体的表现。上述各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互为补充,形成多个镜像,分别映射不同侧面,必须全面理解才能准确把握。

对于《论语》的认知,从隐喻形式及意义认知的多样性、映射的广泛性入手,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三、《论语》中的认知隐喻现象的哲学阐释

(一)文化视野与镜像对焦

由于隐喻映射的广泛性和认知的多样性,需要读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即宽广的文化视野与精准的镜像对焦。

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8]109}。对此,历史上不止一次曾有人解读为孔子饮食过分讲究,这显然太缺乏认知力了。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在讲祭祀。孔子重礼,自然讲究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8]24}。祭祀要庄重、神圣,心要虔诚。整个讲究的祭祀过程就是洗涤自己心灵的过程,真正是“克己复礼”。在许多事情上,孔子讲究精益求精,这里的“不厌”其实就是他的基本的心理,是一种追求,或者说是他的一种人生哲学。

孔子在许多场合表达过不断提高的意思。正如他的学生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8]95}颜渊用“大山”,而且是有生命随时运动变化的“大山”(或是无形的“大山”)隐喻孔子的道德、学识、教育境界。

我们用隐喻认知方法研究《论语》,提升自身的文化境界,既是基本条件,又是研究目标。通过解读文化经典中的隐喻现象,让人更多地认识其文化意义,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二)哲学境界

对《论语》隐喻的理解与研究,必须上升到哲学境界。即由具体事物抽象出一般特点,概括为普遍规律,这是由特殊到一般;还要由一般到特殊,即由某种普遍规律推及到某种具体事物。从逻辑上讲,这是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从哲学上讲,这是认识的两个过程,是哲学思维。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0]62-63}关于水,最好的解释是《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0]20}“上善”,最高境界。水滋润万物而不争,随意变化,宽厚深沉,这正是智者的境界。相对应的,山巍峨耸立,高大沉静,坚定持久,这是仁者的高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8]98}过去有注释者认为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朱熹即注释为“进学不已”;苏轼在《赤壁赋》中引用此句,借水而讲了变化与永恒的道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阴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在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开头即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又是在表达人事变迁、江山依旧这样兴衰更替的必然规律。总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个隐喻具有多重的哲学意义。

《论语》具有多方面的认知指导意义,具有道德指引和智慧启示意义。从哲学角度看,《论语》的人生哲学是非常积极的,境界是非常高妙的。对于《论语》中隐喻现象的研究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 [1] 么孝颖.中国隐喻认知思想溯源[J].外语教学,2010(3).
- [2] (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3] 陈伟伟.认知视角下《论语》的概念隐喻研究[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11.
- [4] 孟俏.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论语》中概念隐喻的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3.
- [5] 王银娜.从认知角度看《论语》中的隐喻: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5).
- [6] 许群爱,刘宇红.对《论语》中概念隐喻的文化解读[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 [7] (汉)司马迁.史记·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8] 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9]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 饶上宽.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责任编辑:毕曼